

渭南文集卷第一

山陰陸游

綫裝書局

表

天中節賀表

化國之日舒以長運啓千齡之盛天子有父
尊之至心均萬寓之驩敢即昌昌期慶申壽祝
中賀恭惟 大任 繼愈署簽



宋集珍本叢刊

第二十三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系列

宋集珍本叢刊

第二十三冊

任繼愈署簽



綫裝書局

中國·北京二〇〇四年

第二十三册目錄

東坡七集(續) 蘇軾

東坡續集(續)

三蘇先生文粹南宋刻本 蘇洵、蘇軾、蘇轍

雲巢編清鈔本 沈遼

青山集宋刻本 郭祥正

參寥子詩集宋刻本 釋道潛

一

一三七

四五七

五七七

七六一

東坡續集卷第九

策問三首

昔人有言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自漢以來豪傑之士多出山東西國家承平百年文武並用所以輔成人才者可謂至矣而五路學者尚未逮古豈山川氣俗有今昔之殊將教養課試之法未得其要各以所習之經開于師者著于篇

古者有勸農之官力田之科與孝弟同而自漢以來率用戶口登耗黜陟守宰今民去南畝而游市井者官不禁載耒耜而適四方者闕不譏也戶口盈縮無

東坡續集

卷九

一 宋集珍
本叢刊

復賞罰此豈治世所當然耶今欲依古義為農桑之政計戶口而為考課之法而議者或以為毋益有擾有司惑焉當何施而可

古者禮刑相為表裏禮之所去刑之所取詩曰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而漢之盛時儒者皆以春秋斷獄今世因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無窮而法日新則唐之律令有失於本夫而况禮與春秋儒者之論乎夫欲追世俗而忘返則教化日微泥經術而為斷則人情不安願聞所以折衷於斯二者

私試策問一首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繁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下移法繁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衷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乎今舉於禮部者皆用糊名易書之法選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長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姦人皆出後其間此豈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其意進退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將何以此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於此夫豈無術不講故

東坡續集

卷九

二 宋集珍
本叢刊

也願聞其詳

擬殿試策問

皇帝若曰嗚呼維天佑民實相乃后錫以多士咸造在廷顧朕不德何以致此永惟子大夫釋畎畝之安輕千里之遠而從朕遊者夫豈為利祿哉聞之於師而欲獻之於君修之於家而欲刑之於國者子大夫之本意也朕願聞之朕即位政元于今三年縱未及孔子之有成猶當庶幾於子路之言有勇且知方者而風俗未厚刑政未清陰陽未和厥咎安在朕虛心忘已以來衆言而朝廷闕失之政斯民利害之實有

所未聞含垢藏疾以待四夷而羗戎未斂兵不得解
施舍已責捐利與民而農民未安商旅不行此三者
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獲者也其慈言之無有所
隱朕將親覽焉

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於秦千有餘年濱河之民班白而不識
濡足之患自漢而下至於今數千年河之為患絲絲
而不絕豈聖人之功烈至漢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
國于河之壩者三晉為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最

東坡續集

卷九

三

宋集珍
本叢刊

為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為壑自是之後或決以
攻或溝以守新防交興而舊道旋失然聖人之跡尚
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亟治而遺患於漢漢之法又
不足守夫禹之時四瀆唯河最難治以難治之水而
用不足守之法故歷數千年而莫能以止也聖人哀
憐生民謀諸廊廟之上左右輔弼之臣又訪諸布衣
之間苟有所懷孰敢不盡蓋陸人不能舟而役人未
嘗見舟而便操之親被其患知之宜詳當今莫若訪
之海濱之老民而興天下之水學古者將有決塞之
事必使通知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

勢不得其工不可以濟也故夫三十餘年之間而無

一人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禹貢之說非其詳矣然
而高下之勢先後之次水之大小與其蓄洩之宜而
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槩見大抵先其高而後低下始
於北之冀州而東至於青徐南至於荆揚而西訖於
梁雍之間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洛水伊洛瀍澗之
屬亦從而治濬吠澮九川猶大野陂九澤而蓄洩
之勢便兗州作十三載而岷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
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
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為治河之要宜推

東坡續集

卷九

四

宋集珍
本叢刊

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亦其性然非堤防
激而作之其勢不至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
地以為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寸而
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脩廢官舉逸民

古者民羣而歸君君擇臣而教其民其初蓋甚簡也
唐虞以來頗可見矣歷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
隨益故其數三百六十蓋亦有不得已也書曰唐虞
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又言其官雖
多於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號為

中阻而重黎之後失其守而為司馬氏陵遲至孔子之時周公之典蓋壞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賢者無以進孔子慨然而嘆欲脩廢官舉逸民以歸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譏世祿之臣蓋傷時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變漢循其舊往往增置歷世滋襲以至于今遂為大備愚恐冗局之耗民而未知廢官之可舉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實亡者多矣司農卿不責以金穀之虛贏尚書令不問以百官之殿最此豈非王體之重歟國家自天聖中詔天下以經術古文為事自是博學之君子莫不群進於有

東坡續集

卷九

五

宋集珍
本叢刊

司然所以待之之禮未盡故潔廉難合之士尚未盡出今優其禮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崑林谷之士雖有豪傑之才固未知有簿書吏事也而剛毅訐直不識諱忌故先王置之拾遺補闕之間此其屬任之方也噫自孔子沒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思念天下有廢而不脩之官逸而不舉之民今明策丁寧而求之以發孔子千載之長憂此天下之幸也

天子六軍之制

周禮之言田賦夫家車徒之數聖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

也何以言之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載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無數十鄭子產有言古者大國百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禮為戰國陰謀之書亦有以也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魯之車千乘偕也春秋

東坡續集

卷九

六

宋集珍
本叢刊

大蒐大閱皆以譏書言其車之多徒之衆非魯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魯之無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車千乘之見于詩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天子之馬止於十二閑而詩有駉牝三千羨其富不譏其僭不害其為詩也夫千乘之積雖為七萬五千人而有羨卒處其半焉故三萬者公徒而已魯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軍僖公之世未至於三萬也又疑夫詩人張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中國之有夷狄之患猶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藥石之苦針砭之傷一旦流而入於骨髓則愚恐其苦之不止於藥石而傷之不止於針砭也中國以禽獸視二虜故每歲啖以厚利使就羈縻聖人之愛中國而不欲殘民之心古未嘗有矣然夷狄貪祿漸不可啓日富日驕久亦難制故自寶元以來賦歛日繁雖休兵十有餘年而民適以困者潛削而不知也昔先皇帝震怒舉大兵問罪匈奴師不踰時而醜虜就盟西夏之役邊臣治兵振旅不及數年旋亦解甲彼其時之費與今無已之賂不可以同日而語矣天子恭

東坡續集

卷九

七

宋集珍
本叢刊

儉過於文景百官奉法無敢踰僭而二虜者實殘吾民此天下雄俊英偉之士所以搃腕而太息也且夫舉天下之大而誅數縣之虜故上下交足而內外莫不驩欣棄有限之財而塞無厭之心故取於民者愈多而藏於國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達之理惟上之人實圖之

闕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由三代之所以養民者備矣農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賈資焉而通之於天下其食無不義之食也其器無不義之器也商賈通之而不以不義資之也夫以

飲食器用之利而皆以義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義無由也後之世賦取無度貨幣無法義窮而詐勝夫三代之民非誠好義也使天下之利皆出於義而民莫不好也後之所以使民要利者非詐無由也是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煩刑禁甚嚴而姦不可止嗚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後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私鑄之弊始於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賞之不為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紙以為幣符信一加化土芥以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樂生而惡死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拘之然猶相

東坡續集

卷九

八

宋集珍
本叢刊

繼而赴於市者饑寒驅其中而無以自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愆生於窮乏而無告家乎舟楫之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不完藜藿不給大冬積雪水之至涸而龜手爛足者累歲不得代不為盜賊無所逞志若稍優其給而代其勞宜亦哀息耳夫見利而不動者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為不義者顏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顏淵之事而求之無知之民亦已過矣故夫廷尉大農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過也

經說

南省說書十道

問供養三德為善

對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之論尤為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入于卜筮之事甚可憫也若夫季友豎牛之事若親見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蒯之說頗為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為文王

東坡續集

卷九

九

宋集珍
本叢刊

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負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儲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志夫以南蒯而得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為善又曰參成可筮而南蒯無以勝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于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其繇曰元亨利貞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故左氏之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為洪範稽疑

之說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謹對

問小雅周之衰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為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

東坡續集

卷九

十

宋集珍
本叢刊

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為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無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觀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

子以為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問君子能補過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為盜跖莫而為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為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鄉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况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

東坡續集

卷九

十一

宋集珍
本叢刊

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

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為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為能而稱其改之為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謹對

問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對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猶曰侵精曰伐殺梁包人民駢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愚以謂有隙曰侵有辭曰伐齊桓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楚辭也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

東坡續集

卷九

十二

宋集珍
本叢刊

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然則負固不服者近乎隙賊賢害民者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之疆理城廓蓋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尤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春秋而况包人民駢牛馬哉桓公侵蔡不書所侵之地者侵之無辭也楚子入陳鄉取一人謂之夏州春秋略而不書以謂駢民之非正也嗚呼春秋之際非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天子之田而陽樊之人不服愚又知春秋之不忍書乎此也謹對

問魯猶三望

對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為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憫其不告月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

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為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郊儲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儲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

于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苞甯以三望為海岱淮公羊以為太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謹對

問魯作丘甲

對先王之為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為不強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為農而責之

以工也是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為古者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為甸魯雖重歛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

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謹對

問雩月何以為正

對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脩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人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故為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人之心而已也為傳者不達乎此而為是非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為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夫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

東坡續集 卷九

十五 宋集珍 本叢刊

者為旱請也古人之重請以為非讓也嗚呼為民之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為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唯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雩也公羊以為又雩者聚眾以逐季氏然則旱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日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以此為

問大夫無遂事

例謹對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為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執而為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兵以誅鄧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謹對

東坡續集 卷九

十六 宋集珍 本叢刊

問定何以無正月

對始終授受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

事在二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者例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年春王正月二月夫人孫于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侯皆踰年即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

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即位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然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以無正月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定哀多微辭而何休以為昭公出奔國當絕

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詞嗚呼昭公絕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矣穀梁以為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觀莊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知其妄矣謹對

問初稅畝

對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

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已悔過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譏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蝻生公羊傳曰蝻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為宣公懼災復古故其後大有年愚以為非也按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書躋僖公後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謹對

易解十八變而成卦

四管為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為十八變也三變之餘四數之得九為老陽得六為老陰得七為少陽得八為少陰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九九六為老七八為少其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為老其次為少則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陰不可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稱於子午而壯於己亥始於復姤而

東坡續集

卷九

十九

宋集珍
本叢刊

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曷嘗有進其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夫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子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為易固言之矣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初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為多五與四為少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為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為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

也震坎艮所以為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為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

奏議

郊祀奏議

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一作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覲 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享

東坡續集

卷九

二十一

宋集珍
本叢刊

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政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偏于群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

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種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

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皆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後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

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

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攷之則天地合祭久矣

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

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

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

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

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

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

之所準漢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

土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

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

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于廟則祖宗合食於

太祖禘于郊則地祇群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

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

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元量郭山憚等皆以

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

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關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

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于圓丘皆

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

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

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 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 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

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已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

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時有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行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為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為

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

之虞 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資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是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

為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愈遠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後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

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

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矣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為三耳分而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眾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享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之則有吉凶

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為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冊往鑒甚明可為寒心伏望 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為無窮不刊之典願 陛下謹守太祖建隆 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救靈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

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早以時定取進止

貼黃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奉 聖旨令集議官集議聞奏

論時政狀

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

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蹕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是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甚明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欽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

動行路怨咨自宰相已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忝不識忌諱乃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以至於臺諫二三人者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始終膠固不自渝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謹言 陛下已有悔懼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寶望 陛下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